

莊勇

教堂的聖物並非護身符



閒話雜誌

本國中部宿務省Bogo市於9月30日發生6.9級強震，造成至少72人死亡及上百人受傷，逾2萬人流離失所，多棟建築物倒塌，財產損失重大，基礎設施損失估計達20億披索，災情極其慘重。

據瞭解，這場強震已成為菲律賓十多年來所遭遇最致命的一場地震。

政府10月2日宣佈已結束在災區的搜救工作，目前工作重心已轉向援助災民，尤其是災民安置與物資發放。菲律賓民眾篤信天主教，這次地震發生後，信徒紛紛禱告，祈求上帝能夠賜給力量，指引大家走出陰霾，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地震也造成多座古老教堂坍塌。近日有民眾取走教堂瓦礫作為護身符，引發教會關切，呼籲信徒停止此舉，以利專家進行教堂重建。一些民眾是因為視教堂為神聖場所，所以在震後撿拾教堂掉下的瓦礫帶回家，作為護身符或避凶用途。

這些信徒應該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給信教堂的一草一木都是神聖且經過上帝的親自祝福，若是擁有它們，在緊急關頭之下，只要觸摸它們，就能夠化險為夷。這場強震迄今已引發6360次餘震，這些信徒大概是認為如果發生較為強烈的餘震，他們身邊有這些從教堂掉下的瓦礫，將能使他們有驚無險。

持有這種概念的信徒並非信心堅定，而是愚昧無知，他們有這樣的想法乃是迷信。這些瓦礫是從教堂掉下來，它們本身就是泥菩薩過江，連自身都難保，又如何能成為信徒們的護身符呢？教堂裡的東西的確是神聖的，但它們之所以聖潔，是因為它們是上帝的器皿，而不是具有特異功能。

《聖經》告訴我們：「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我們在危難中，只要呼籲上帝或者基督的尊名，就能夠得到保守，無需手持任何聖物。比如說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遇到邪靈，我們只要高喊主耶穌的聖名，就能夠驅幹他們，完全不需要手持十字架。在患難中，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呼喚神的名，並潛心祈求，神必定親自指引我們該走的路。

我們在患難中信靠神，祂必定會指引我們正確的方向，但是並不是說完全依靠神了，就絕對不會發生任何不測！須知道天下萬物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時。有時候注定是我們的時辰已到，任由我們再怎樣虔誠禱告，還是得坦然面對本想躲避的。

教堂神父馬切羅尼斯發聲明提醒信徒，取走教堂瓦礫屬於「偷竊」行為，呼籲大家尊重神聖遺產，勿帶走私藏。我們應該清楚明白，信仰耶穌是接受祂的救贖，讓祂作為我們的個人救主，而非只是想要有神跡發生在我們身上。

10/7/25（二）

胡濟衛

汪曾祺與樣板戲（下）



特稿

上大二時，沈從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師，沈共開了3門課，即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每門課一學年。汪曾祺後來說：「講得很精，可以說沈先生不會講課。」但汪曾祺從沒逃過沈的課。1943年本應於這一年大學畢業，但是由於未參加必修課體育和大二英語的考試而不能畢業，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學多留校一年補修課程。1944年，補習課程合格，但當局徵調應屆畢業生充當美軍翻譯，汪曾祺沒有應徵，當局以不服從分配（給美軍當翻譯）為由開除了他的學籍。

1948年3月，經天津到北平。後經沈從文幫助，進入位於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充任辦事員，保管倉庫、為藏品寫說明卡片。1949年3月報名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到武漢，被派往漢口第二女中任副教導主任。1950年調入北京，歷任《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編輯。1958年反右擴大化，汪曾祺被錯劃為「右派」撤消職務連降三級，下放到張家口農業研究所接受勞動改造。1962年1月調回北京，任北京京劇團（今北京京劇院）編劇。1964年，參與執筆現代京劇《蘆蕩火種》的改編。1966年，被關進牛棚接受批鬥，參加扛煤等勞動改造。

文革期間出於政治需要，《蘆蕩火種》改名為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濱》，但是，之前由汪曾祺執筆改編的《蘆蕩火種》沒有體現「三突出」和「高大全」，需要對劇情和正面人物重新加工修改和形象拔高。北京京劇團根據上級指示，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那時叫創作組）對劇本進行多次修改，但演出結果仍不盡如人意。雖幾易其稿，仍沒能達到「三突出」的要求。劇團革委會不得不向文革小組坐鎮指揮的領導陳倩：「要想改好這個劇本，還得請汪曾祺回來。」但領導並不知道汪曾祺是怎麼許多人，立即要召見汪曾祺。北京京劇團只有道出了實情：汪曾祺還在牛棚接受勞動改造。於是，領導便隨手寫了一張紙條，派兩個工宣隊員把汪曾祺從牛棚裡「請」了回來。1968年6月，因需要創作修改樣板戲，汪曾祺才得以從牛棚被解放出來，繼續從事編劇工作，但要求「控制使用」。

據汪曾祺自己回憶，他對這次回京心

裡沒底，不知道是福是禍，誠惶誠恐，當天夜裡一夜沒睡。直到第二天面見了領導後，心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原來是讓他修改《沙家濱》劇本。他遵照領導的指示和要求，重新對劇本場次和人物情節進行了梳理。按照「三突出」的原則，把《沙家濱》的主題定為「軍民魚水情」。當他花了一個整夜把「智斗」這場戲寫完後，仰躺在靠背椅上，激動得淚流滿面。他知道這個劇本修改的成功與否，關乎到他今後的命運。用一部戲來改變自己命運的在文學史上也屈指可數，汪曾祺做到了。後來的實事證明了他的能力，經他改編的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濱》一炮走紅，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現代京劇的經典之作。尤其是「智斗」這場戲，撇開數次登上央視春晚舞台不說，還被各省市電視台及大大小小各類主題晚會，進行過無數次演繹和演出，影響之大，傳播之廣，是其它樣板戲所無法比擬的，被列為戲劇學院各專業的必修課。

由於他此前改編《沙家濱》劇本的成功和表現，不久後他又被指派為創作革命現代京劇《杜鵑山》劇本的執筆。在《杜鵑山》劇本的創作中，汪曾祺獨具匠心運用詩歌性的韻白，這在樣板戲中是獨一無二的。「家住安源」和「亂雲飛」這兩段唱詞，成為了《杜鵑山》中的經典之作。如果要論主題的深刻和重大，就當時樣板戲的創作而言，《杜鵑山》無疑比其它樣板戲明顯高出一籌。它通過深陷絕境的雷剛他們「搶一個共產黨領路向前」的壯麗篇章，生動地展現了舊中國廣大農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真正擺脫受壓迫的命運；革命武裝只有「黨指揮槍」，才能無往而不胜的真理。這種主題的深刻性和重大性，讓《杜鵑山》在樣板戲中獨樹一幟。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他一生經歷過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鬥爭、「文革」、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事件。

在中國，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樣，以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窮盡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行雲流水式的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人鄉的書寫，被譽為當代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文人。

（全文完）

蘇麗莎

因為我比別人更需要



寶島來鴻

經絡課程的老師很慈悲，經常為學員製造一些筋骨酸痛的藥酒或採集藥草與學員分享。

前天，老師依照慣例在上課時，又帶來一罐藥酒，學員們都要分一些帶回家用，並滿口稱讚老師釀的藥酒對治療筋骨疼痛頗有療效。

有位同學帶來了一大瓶空罐，拼命地將藥酒往自己的瓶子倒，絲毫不考慮到尚有同學為未拿，師母向他說不要一下子拿太多，留給別的同學拿，他面不改色、理直氣壯地說，自己及家人都需要，拿少

了不夠用，他還是說自己的情況比別人嚴重，自己更加需要，因此應該優先讓他拿。

那位同學的表現是一種自私的行為，這種絲毫不考慮他人感受及需要的行為模式可能會引起他人的不滿與排擠，甚至引起憎恨，損害人際關係，他不願意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與反省自己這樣的行為可能帶來的影響，那位同學的表現也是一種人性化的想法。

尤其在資源有限或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個人的需求往往會驅使人尋求更多，然而，這樣的想法也需要考慮公平性和整體利益。

許秀枝

愛在感恩裡



孝道園

天剛微微亮，莊碧瑩便掀開棉被，站起身來，昨晚睡了醒，醒了睡，心頭有掛念，怎麼都睡不安穩。想起母親今早九點將隻身搭機，遠赴海峽彼岸探望病重的親姐，索性起床把一切再重新盤點一遍。媽媽一直感恩這位年長她十歲的姐姐對自己成長過程所付出的一切。自己雖已年及古稀，仍舊毅然決然不遠千里前往探病，這一份深厚的手足之情，令人動容。

媽媽有兒有女，都已成年，且都發展不俗。自己絕不能讓媽媽在晚輩面前丟臉，除了送給她們一家人的禮物以外，自己還為母親準備了大概六天的衣物。從裡到外，一應俱全。為了讓媽媽方便尋找，碧瑩甚至把每一套的上衣及長褲都配色，並分別疊好放在不同的塑膠袋裡。墨綠長褲配鵝黃色上衣；咖啡色長褲搭配米色碎花上衣……還有媽媽日常用品如牙刷、牙膏、毛巾、面巾、洗面乳、沐浴乳、梳子、髮油以及常用的日霜晚霜等等。每天的降壓藥、維生素、以及每晚睡前半片的安眠藥也都切好，裝在小瓶子裡。碧瑩把準備的東西都寫在兩張字條上，一張放在行李箱裡，另一張放在媽媽今天要穿的外衣口袋裡，同時拍照寄給表姐，自覺萬無一失。

走出臥室，踏進廚房，碧瑩開始準備早餐，媽媽常吃的稀飯、醬瓜、肉鬆以及番茄炒蛋，飯後降壓藥及多種維他命也都妥妥擺在餐桌上。看著桌上的食品藥片，不禁感慨萬千，曾幾何時，媽媽千遍一律的嘮叨聲伴隨著早飯是早晨必不可少的一——口袋裡帶錢了沒有？

桌上的早餐別忘了吃；牛奶要整杯喝完……如今角色互換，這些親切悅耳的嘮叨碎碎唸，已成了最美麗難忘的音符。

伺候媽媽吃完早餐後，碧瑩鄭重對媽媽說：「媽，這一趟我不能陪伴您去探望姨媽，十分抱歉。但是我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我特意選擇了我那位做空姐的閨蜜的航班，由於她的協助，我們買到了經濟艙的第一排座位，座位寬敞舒適，她可以隨時照顧您。您有任何需要，儘管跟她說。我與她約好今早準七點在機場大廈一號門見面，之後她會全程照顧您，直到把您交給表姐為止。不用感到愧疚，我與她十幾年交情，宛如姐妹。您每一次長途遠行，途中都要念心經，佛珠和小經書都在您外套口袋裡。莊太太摸摸口袋，微笑點頭，女兒的細心和孝心在此刻表露無餘。

當汽車到達機場時，那位空姐果然已在門口等候，握著閨蜜的小手，碧瑩臉色凝重。

鄭亞鴻

中國聲音



談今論古

最近，高志凱先生的幾番言論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高志凱何許人？他是耶魯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全球智庫副主任、中國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長、北斗產業促進會副會長、歐美同學會留

美分會副會長、香港OBOR集團董事長、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評論員，對國際關係和戰略博弈有深刻理解。針對美國試圖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聲稱中國的核武器是用來對付這些鄰國的，高志凱毫不客氣地回應道：不！中國的核武器是用來對付美國的。中國有14個陸地鄰國和6個海上鄰國，其中沒有一個能與中國抗衡。中國的軍事建設，尤其是核武器的部署，主要是為了防範美國的突然襲擊。如果你想發動戰爭，你就會得到戰爭；如果你想摧毀中國，你也將被摧毀。中國不會開第一槍，但中國也不會讓你開第一槍。

在第十四屆「中菲關係馬尼拉論壇」上，高志凱拋出了個關鍵問題：「菲律賓還要不要你的東經118度線邊界線？」菲律賓現在的領土範圍是基於1898年美國與西班牙簽訂的《美西條約》，該條約明確規定了菲律賓的西部邊界止於東經118度線。那時候美國打敗了西班牙，花2000萬美元把菲律賓從西班牙手裡「買」了下來。條約裡明白白寫著，菲律賓的西部邊界就是東經118度經線，這條線成了菲律賓不得不認的法理依據。

和菲律賓有爭議的黃巖島、仁愛礁，全在這條線的西邊。

按菲律賓自己承認的原始邊界算，這些被他們盯著、甚至非法佔著的中國島礁，壓根就不是他們的領土。如果菲律賓不認這條，那等於自己親手拆了國家的西部邊界牆，菲律賓整個中國的領土合法性都將受到質疑。當高志凱向全場菲律賓政要提出「是否繼續堅守東經118度線」的疑問時，

「艾仁，我把媽媽交給你了，我很放心，以你的能力，相信你能做到最好，別忘了起飛前給我一個短信，抵達台北後再給我一個短信，我會在機場外一直等待你的信息。你的恩情，我們母女會永遠記在心裡。」

碧瑩深深地看著母親：「媽媽，保重，一路順風，我會每天早晚與表姐聯繫。說完緊緊地抱住慈母，眼淚早已經不聽話地往下流。

看著她們的身影逐漸消失在視線範圍內，碧瑩陷入了沉思，自己三個孩子，每日忙得暈頭轉向，真正體驗做媽媽的不容易，懷孕的不易，生養的不易。一個孩子從呱呱落地，牙牙學語，蹣跚學步直到成長茁壯，每一個過程都付出了辛酸，辛酸裡又摻雜了幸福淚水。當我們越來越茁壯的時候，母親卻在歲月的蹣跚中越來越瘦小。我想這應該是母愛的最好詮釋樸素而深沉的付出。

「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一直被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而儒家文化首重孝道，認為孝乃「仁之本」、「人倫之始」、「百行之先」。孝順父母，尊敬長輩是年輕人的第一守則。至聖先師孔子認為行孝重在內心的敬意，而非外在形式，亦不在物質多寡；即使有能力供養父母，照顧父母飲食起居，若沒有敬意，就不算是盡孝。今時今日，不少人以為自己能供養父母，給予他們生活費，就算盡了孝道。其實，用錢財養活父母，只是最基本的孝行。要孝順父母，還需要付出情感。陪伴、關心、照顧都是必須的。

百善孝為先，這是炎黃子孫千古的至理名言。那麼子孫們行孝的對象應該是誰呢？一般的說法是生養自己的人，而不一定只有父母！因為生是父母親，養卻有可能是不同的人。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孩子是誰帶大的，將來就該孝敬誰。」古老的記載清楚地告訴我們：要對生養的人付出公平合理的回報。要懂得「養育之恩大於生育之恩」，懂得時間、體力、精神的付出大於資金的付出。至於踐行孝道應該從何時開始？它應該伴隨孩子成長，這是從小到一生都該做的事情。在生養人年老需要贍養之前，子女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以自己力所能及及地及時行孝。

這時候，身旁的手機微微震動，只見上面有一則溫馨的短信：碧瑩，飛機已經起飛十分鐘，今天天氣絕佳，晴空萬里，飛行安全，不用擔心。你的孝心，老天爺看得見。碧瑩即刻回復：萬分感謝，期待相聚！相信以今日資訊之發達，自己縱然遠在千里之外，仍然可以照顧好慈母。想起表姐讚揚自己孝順，微微一笑，心裡突然閃過一句話：「愛在感恩裡。」

現場頓時陷入了寂靜。

而對印度，高志凱認為印度所謂的「邊界線」（「麥克馬洪線」）是英國殖民者用一支筆、一張紙隨便畫出來的線，中方從未承認過。如果你認為這條線有意義，我們也可以畫一條線（被網友稱為「高志凱線」），把整個恆河流域劃給張三李四作為領土，你會答應嗎？因此，他告誡印度：不要將英國殖民者留下的無效劃界當真。在近日中東一場對話活動上，高志凱在批駁印度學者抹黑中國「沒朋友」「搞單極亞洲」的言論時，又當面直言印度若不把中國當朋友，永遠別想進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高志凱的這些言論法理依據充分，邏輯縝密，有理有樞，睿智霸氣，旗幟鮮明，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說話。高志凱的大膽發言，源於他對國際形勢的清醒認識，既是對外界挑戰的回應，也是對中國崛起的自豪表達。中國需要這樣的專家，用學識和智慧守護國家利益，表達出中國的聲音。

實際上，不止是高志凱這樣的學者，以前講話一般都比較委婉含蓄的外交官，如今也不再克制，對美國的無理挑釁直接予以面貶。

楊潔篪在談判桌前憤怒但吐字清晰且擲地有聲地說：「我們把你們想的太好了，我們認為你們會遵守基本的外交禮節。我現在講一句，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的談話。」華春瑩說：「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耿爽更是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多次犀利回擊美國。這都體現了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日益增強的自信與力量。

正如美國財長斯科特·貝森特在公開場合所直言，中國已經不是從前那個中國了。

面對世界霸主義及其隨從的打壓，中國需要用直白清晰的方式表達中國觀點、講好中國故事，在國際上贏得話語權。

（2025年10月8日）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